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七真因果傳 第二十二回 分蒲團大道不戀情 問相法當面把人量

作善如登百尺竿，下時容易上時難。只須勤力行功果，莫使身中膽氣寒。

話說馬丹陽同邱長春在斜谷冷廟打坐，被雪阻隔，不能出外化齋。邱長春不識馬丹陽是有了道的人，只憐他是富家出身，如何受得如此冷凍，這般飢寒，焉得一碗粥湯與他解解飢渴，意欲去尋一個人戶化一碗齊來供養他。

走出廟來一望，只見雲橫秦嶺，雪滿千山，莫說看不見人戶，連路影兒都被雪壓了，不知從何下腳，若勉強走去，難免滾入雪窖，不惟粥不可得，而性命亦不可保也。看罷，仍進廟來坐下，因憐馬丹陽飢餓，動了這想吃粥湯的念頭，擾亂了神氣，心緒不寧，坐不安穩，一夜之間被這念頭打攪屢難止息，早驚動本境土只，慌忙到山凹裡張老兒家中去托夢。張老兒正睡到神魂顛倒之際，忽見一個白髮老翁走進屋來說道：『我廟裡有兩位修行人，被雪阻礙，餓了三日三夜，你快起來煮些飯食送去與他們解一解飢渴。』說畢不見，張老兒猛然驚覺，便將老婆子喊醒說明此事。老婆子生平最是信神，聽得此言，忙起來將火燒燃，又喚兒子媳婦一同起來，大家煮飯，便將他老子之夢與他們說知。這兒子媳婦也是歡喜，不久將飯煮好，天色已明，老兒也起來了，即命兒子將飯送往冷廟裡去，請他二人用飯。馬丹陽以為是鄰近的人見他們挨餓，起側隱之心送這飯來，以解飢渴，也是有之，遂同長春將飯吃了。道了一聲謝，仍自打坐。張老的兒子見他二人吃畢便將碗筷收拾各自去了。

馬丹陽坐到午後，才起身出外，看看天色，見那邊來了一人，恐惹牽纏，忙進廟來，正欲坐下，只見邱長春站起身來說道：『看來修行之人，也有感應，我昨夜恐師兄難忍飢餓，偶起一念，怎得辦點粥湯來與師兄解一解飢渴，這念頭一起，今早即有人送飯來，豈不是有感應嗎？馬丹陽勃然變色怒曰：『君子謀道不謀食，你不思進道之功，一味貪於飲食，豈不聞過去心不可存，現在心不可有，未來心不可起。你今三心未了，一念不純，焉能悟道？我今不再與你同行。就此分單罷。』長春聞言自悔，錯起念頭，好言相挽，二人正言之間，廟外來了一人，此人因家內柴燒完了，是來砍廟前這幾根樹枝的。馬丹陽見他手裡拿得有菜刀，即借來一用，那人不知何用，即將刀遞與他。馬丹陽將刀接過，把蒲團拿來砍作兩斷，將刀交還那人，對長春說道：『一個蒲團分作兩段，你一半邊，我一半邊，各自辦功，勿得始勤終怠，自誤前程。』說畢出外而去。

邱長春那裡肯捨，隨後趕來，卻被砍樹之人看見，說：『這般時候，師傅往何處去？』邱長春見問，忙答曰：『要去追趕我師兄。』其人四下一望，並無人影，說：『你師兄往何處去了，我卻看不見。』邱長春指中間說道：『他往這路上去了。』那人曰：『這路幾十里無人煙，天色已晚，又在何處投宿，不如聽我相勸，暫過一夜，明日再去尋他不遲。』長春曰：『如此你可幫我喊叫幾聲，或者他聽見肯回來也未可知。』那人即在樹上大叫：『道長快回來，去不得！去不得！』一連喊了十餘聲，並無響應，下得樹來，收拾柴枝回家去了。原來馬丹陽此時道果已成，故與長春分別，使他自修自煉，好用工夫，若在一路，反耽誤他的前程。

是日出得廟來，即借土通，一直到河南嵩山靜養。於嘉泰甲子歲十二月二十七日飛升。著有『修真語錄』傳世。七真之內了局六人，只有邱長春尚未修成。自馬丹陽與他分單之後，深加勉勵，立下幾種誓願，製成一首除妄詩曰：

妄念萌時不可當，飢思飯食渴思湯；
今將妄念一齊了，改換曩時舊肚腸，
要得人財筋骨斷，妄貪人食口生瘡；
般般妄想總消盡，身內空空無所藏。

詩成喜之不盡，行了月餘，不免有所遺忘，乃於木匠鋪要了一塊板，做成一個小小牌兒，借來筆墨寫了八句話在牌兒上，以便觸目驚心。你道那八句話：

妄念欲除除不清，今於牌上寫分明，
妄言妄語齊除盡，妄想妄貪俱掃平，
妄接銀錢手爪斷，妄貪飯食口生瘡，
時時檢點身邊事，莫教七情六欲生。

邱長春將牌兒寫好，帶在身旁，每日總要看一兩遍，正是妄止一分，工深一步。將這除妄工夫，漸漸煉得純熟，東遊西蕩。一日來在河東地方，見路旁有座莊院，甚是整齊，莊門大開，時當晌午，便去化齋。見一個小廝從內出來，邱長春與他說：『我是遠來，特到善莊化一飯。』小廝聞言，即入內去，去不多時，千捧一盤飲食出來，放在莊前石墩上，便請長春用飯。長春正要來吃，忽見一位老人有五十餘歲的樣兒，鬚髮半白，從內出來，將長春瞧了一眼，用手在盤內取了兩個蒸饅給與長春，其餘仍叫小廝拿進去。邱長春一見心中不樂，對老者言曰：『這小哥捧飲食出來與貧道結緣。為何又叫他拿進去？莫非老先生捨不得或者貧道不堪享受，請老先生明示勿諱。』

那老者笑曰：『一飯之緣愚下焉結不起，因道長無福消受也。』邱長春大驚曰：『我連一頓飯都消受不得，其中必有緣故，望老先生明以教我。』老人曰：『愚下自幼精通麻衣相法，在江湖遊走多年，斷人窮通壽夭，榮枯得失，毫不差錯，江湖上與我取個綽號，叫做賽麻衣，適才我觀道長之相，是吃不得飽飯的，若飽吃一頓，便要餓幾頓，不如少給一點，使你頓頓有吃，這是愚老一番好意，非捨不得也。』長春聞言點了一點頭說：『老先生正言著我的敗處，不差分毫，再請老先生將我重相一遍，看我修行成道否？』賽麻衣果然又將他相了一相曰：『不能不能，莫怪愚下直言，觀你相上鼻端兩條紋路，雙分入口，名為騰蛇鎖口，應主餓死，其餘別處部位雖美，然終不能免此厄也。此厄既不能免，焉能成道？』邱長春曰：『可有改乎？』賽麻衣曰：『相定終身，有何更改？除非一死方休，那管你富貴貧賤，不論在俗出家，該餓死終該餓死，逃躲不脫，無法可解。』

我說兩輩古人與你聽：列國時有個趙武靈王，是該餓死之相，他是一國之君，如何能餓死？因他兩個兒子爭位，勃起干戈，也恐他有變愛之心，先將宮門封鎖，以兵把守，兩下砍殺起來，一連數月不解，宮中絕糧，官人俱皆餓死，趙武靈王餓了七日茶水未沾，看見宮前樹上有個雀巢，意欲取嫩雀啖之，有長梯在側，移置樹間，勉強精神，上得樹去，誰知嫩雀已出了窩，只有一個雀蛋拿在手中，正欲食之，忽被大雀飛來，閃了一翅，趙武靈王手一鬆，將蛋落下地來打爛，只因相該餓死，一個雀蛋都吃不成，竟至餓死。又有漢成帝時，有一位長官名叫鄧通，遇相士說他該主餓死，他一日見了漢成帝奏曰：『臣鄧通，居官清廉，家無餘積，相士說我應該餓死，臣想我家如此淡泊，恐後來當真餓死。』漢成帝曰：『朕能富貴人，也能生死人，相士之言，何足為憑？朕賜爾雲南銅山鑄錢，使用一年，可得十餘萬銅錢，十年之中家資百萬，焉能餓死？』鄧通自謂可以免餓，誰知成帝不久晏駕，太子登位，眾文武刻奏他狐媚老王，希圖肥己，敢將國家銅山私自鑄錢使用，其罪非小，這後生皇帝，見了本章，心中作惱，使刑部官將他家私沒收，如念先帝舊臣，不忍誅戮，打入天牢，又被多官復奏一本，斷了水火，餓了七八天，臨死要口水吃，獄卒偶起側隱，取水來到，被獄官看見，大喝一聲，獄卒心頭一慌，因而失足，將身閃了一下，把一碗冷水傾潑在地，活活餓死，水都喝不到一口。

此兩輩古人富貴之極，終歸餓死，豈非相法有准乎！所以伯夷叔齊二人知命，情願死於首陽山下，梁武帝與後秦王符堅不知命，一餓死台城，一餓死五將山。知命不知命，該餓死終要餓死，豈能逃乎！』賽麻衣這幾輩古人，把邱長春比掉了魂，將這熱念化作了冷灰，一團悟道之心，頓成瓦解水消，即辭了賽麻衣，也不往前進，仍歸西秦，一心要學伯夷叔齊兩位賢人，知命順天。一旦來到秦地，一道溪谷，兩邊都是高山，中間一條深溪，溪兩岸亂石縱橫，是個山僻小路，少人來往，他即揀了一塊大石，偃臥其上，餓了七日七夜，水都不吃一口，安心餓死，只因他是修行之人，神氣飽滿，輕易餓不死，若是平常之人，早已嗚呼。餓到第九

日，不知何處落了驟雨，平白漲了一河大水，看看淹到身邊，他是求死之人，要做安命聽天，以驗相法，不肯尋別路而死，故有此遲延。若不安命，另起一念，跳入水內，豈不省卻許多困苦？古人之心執一不二，不以生死移其心念，故稱良淳也。

且說上流頭水打來一枚鮮桃，其大如拳，隨著水勢在長春面前浪來浪去，一股香氣聞人鼻孔。長春本無意吃它，心想武靈王臨死不能吃一個雀蛋，鄧通臨死不能喝一碗冷水，我今也是臨死之際不知可以吃此鮮桃否？未知長春吃得到吃不到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命不該死終有救，天賜鮮桃口邊來。